

你永遠不會知道

木瓜

——若有緣，何不相識；

——若無緣，何必相知。

猶記得高中女校的第一次「派對」，瞞著學校、誑著父母，偷偷的參加了。昏暗的彩燈，旋轉的音樂，都叫我瞠目結舌；也不知怎麼算計，竟也身陷於勃魯斯的羅網之中，舞榭歌台，人影搖幌、嘈雜不亞於市場。你的口舌咀動著柔美的話，但你的眼睛更攝人心魄。也許這些只是所謂舞會中的常情，但我却意亂情迷，整晚中只是笨拙的亂踏。事過境遷，由於滿心的聯考，又加上渾沌未開，倒也容易把那些令人心跳的記憶彌封住。

相逢何必曾相識，如果這是一首點錯的曲譜，我願生命沒有歌，如果這不是緣，我願它從此了斷。偏偏我們同時進入了此「山」。拋開中學的桎梏，我幻想在此山中開拓一條青青底平坦路程，我幻想在此山中紮下牢牢根基，開出色色底花果，十八歲年青的心，未嘗沒有一些私心，……。

雖然我們不同班，但我珍惜每一次下課的「偶遇」或每一次「不小心」的一瞥，將這些微小的記憶，慢慢連成一串葡萄般地果纍。也許，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，對於久行於沙漠的旅者，一滴水將遠勝於平時的十杯甜酒。第一個扣門的，我將倚閭而盼。

我痛恨自己的笨拙，也眞懷疑我是如何與其他友人建立友誼的。爲什麼總在你面前拙口撟舌，半日吐不出一句言語，只好感傷地送著你的背影遠去。究竟我們交談的次數，屈指可算，我始終無法認清你的人品；有次，你臥病於塌，我鼓起勇氣，跳出橫於面前矜持、自尊的牆圍，一口氣衝上四樓你的宿舍，也忘掉敲門，一股腦的鑽進去，彷彿這團冷鋒帶給你吃驚，兩個人呆了一會兒，才道出拜訪的本意。「怎麼來了？」「看看你」，你生病是不？」「怎麼知道我病呢？」「……」「外面風吹得緊，好好家不呆著，這回連你也傷風感冒還得了！」「……」

沒有音樂的斗室，兩顆孤單的心，一隻無聊滴咕的鬧鐘——望著你沈睡的側影，雖然你的生活充裕，但令人費解，臉上却有著許多生活的刻劃，劃出經歷和成熟。這是一張不漂亮而强硬的臉。我突深刻的感覺你的孤獨，而你却永遠不會感覺，正對你的却是一個羸弱、孤單而澎湃的心湖。時間彷彿靜止了。想安慰你粗厚的臉，想伴你迎送每一個晨夕，想伴你孤燈展卷，想……。

禮教觀念宛如一堵巨牆隱現於面前，不禁打斷想頭，只好俯首不語。

回到學校，再拾起禮教的束縛，更加怯懦的面對著你的謝語，雖然「無風還脈脈，未雨亦瀟瀟」，但畢竟無法引起你的共鳴，只好又目送你莫明的背影遠颺。

人生四難，莫過於生離死別，從此我再也無法捉摸到偶爾你的「偷瞥」，無法咀嚼你柔美的話語。外界關於你的傳聞——什麼朝三暮四、紈袴之風——依然是風言風語，而令人驚異的是，我竟執迷不悟，仍大聲的爲你辯解、偏袒。

偶爾，繁重的功課會提醒我的癡呆，數著日子的脚步，瞧著待換新裝的日曆，不禁使我惶恐於老大無成，我不再駐足於年青幻想的繽紛，也不再拒其他的窺視者於冷峻門外，雖然又重新迎接生命底朝陽，但午夜夢廻之際，不免嗟嘆於這株早逝的幼苗，更爲當時那個瘦影，發出浩嘆，而俯首涕零。